

# 與《大公報》沾緣

潘耀明

## 我與大公報

《大公報》創刊一百二十周年之際，《大公報》朋友希望我寫一篇「我與《大公報》」。

我對他說，讓我想一想。其實我與《大公報》並沒有直接的關係。

後來一付：「我真的與《大公報》沒有半點關係嗎？」為什麼《大公報》這個名字於我特別感到親切呢？

我一直在尋思。我終於找到了答案。在我的平生中所結交的師友不乏《大公報》的前輩。

舉例早年主編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的沈從文先生，還有由沈先生延聘的得意門生——蕭乾，再後來是當過《大公報》翻譯、編輯的金庸先生。

行伍出身的一代文化宗師沈從文先生於一九三三年主持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，群賢畢集，如茅盾、葉聖陶、巴金、黎烈文等名家，都是其基本作者。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京派作家俞平伯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林徽音、朱光潛、金岳霖、蘆焚、凌叔華、廢名、汪曾祺等大家，都被沈從文羅致於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旗下，這一個個都是神州大地文藝天空中閃爍的明星。

沈先生既重視內容又兼重文采，

使得文藝副刊很快遐邇海內外，成為《大公報》的文化重鎮。

他不拘一格用人才，把剛從燕京新聞系畢業的蕭乾聘請到《大公報》副刊當編輯。對年輕作者的來稿都一一親自處理，有些還親自寫信給他們，給予鼓勵。他表示：「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來習作的人的靦腆，我明白他們謙卑的感情，我願同一切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。我還願意給他們『自信』的機會，每一個在其中向群星望着的人，他們都有一種自信。」（《記胡也頻》）

此後，《大公報》設立文藝獎金，由沈從文擔任評判委員之一，隆重推出三位獲獎新人蘆焚、曹禺、何其芳，還為曹禺獲獎作品《日出》撰寫《偉大的收穫》的評論登在《大公報》副刊上。後來，這三人都成為中國文壇響噹噹的大家。沈先生是真正的伯樂。

蕭乾是在沈從文先生鼓勵下走上文學道路的。蕭乾的處女作《蠶》短篇小說首先獲沈先生賞識刊登於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。蕭乾短篇小說集《籬下集》，沈先生自稱，他是第一個讀者，並經常給予肯定勉勵。為了鼓勵後輩，大師級的沈先生還主動與剛嶄露頭角的蕭乾聯名出版了文藝書

信集《廢塵存底》，刻意提升蕭乾的文學地位。

蕭乾在恩師沈先生的鼓勵下，信心倍增，把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的影響力推到一個新階段。

一九三五年，蕭乾接任《大公報·小公園》，把老氣橫秋的文藝副刊，由原來的消閒性變為文藝性，作者從老齡化變年輕化，令人一新耳目。作者榜上有葉聖陶、冰心、知堂（周作人）、朱光潛、巴金、靳以、蘆焚、李健吾等，允稱名家如林。

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也是蕭乾文學創作的搖籃。蕭乾許多作品都是在此發表。蕭乾還寫了大量旅行通訊，最初也是在此發表的。蕭乾洋洋五千字名篇《血肉築成的滇緬公路》特寫，是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至六月十九日在《大公報》香港版連載。這是蕭乾花三個月跋涉一千多公里滇緬之行的採訪實錄。這條因抗日需要而建的、由二十萬民工血肉築成的公路，有三千人付出生命代價。蕭乾翔實報道建築這條抗戰大動脈，農工所灑下的血淚和犧牲，既打動人心，又令人唏噓，感動了千千萬萬讀者！

在胡政之的邀請下，蕭乾還參加了《大公報》香港版創刊的籌備工

作，文藝版在香港《大公報》正式復刊。期間，蕭乾曾先後主編《大公報·文藝》香港版，並創辦了《文藝》綜合版。

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，蕭乾出任《大公報》駐英特派員兼戰地隨筆記者，是第一個奔赴歐洲戰場的中國記者。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，蕭乾為《大公報》撰寫了近二百篇社評。

這是蕭乾一生中的黃金歲月。我之前的老闆查良鏞則是繼蕭乾之後進入《大公報》的。他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《大公報》上海館應聘為翻譯。

一九四八年《大公報》在香港復刊，需要一名翻譯，金庸被派至香港工作，期間在《大公報》當過記者、翻譯、編輯。

查良鏞的武俠小說先在《大公報》旗下的《新晚報》開始連載的。他應當年《新晚報》老總羅孚之邀，以金庸的筆名首次發表《書劍恩仇錄》，一鳴驚人，從此金庸的名字不脛而走，名滿天下。

查良鏞為一代報人和新派武俠小說的大家，可說是《大公報》成就了他。

在文化大師面前，我不過是一個

小輩文人。我早年在《大公報》倪振良副主編的力邀下，曾在《大公報》寫一個每天的小專欄，欄名叫「文不加點」（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），是文化隨筆，側重文學性。我受到蕭乾老當年辦《大公報·小公園》側重文藝性的啟示，我試圖把這個專欄寫得既契合閱情，也不失逸致，這就兼具了文化內涵，希望做到陶冶性情。

近年我與文友們歷經十八年的奔走疾呼倡建香港文學館，獲得《大公報》的響應和大力支持，我想說的，《大公報》也是屬於文學的。

記得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，我陪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、中國文聯主席鐵凝探訪《大公報》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總編輯李大宏先生向我們繼介紹歷任《大公報》副刊的主編、主要撰稿者，真是群星燦爛，令人目眩神迷呀！

《大公報》在一百二十年的漫漫歲月長河中，不愧是中華大地一面獵獵飛揚的文化大纛！

香港作家聯會會長

# 故宮館和戲曲中心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（故宮館）即將開幕，意味着西九文化區有兩個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題的設施，一是戲曲，一是文物。其實，戲曲中心有沒可能與故宮館合併呢？這樣可集中力量和資源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發展。



善治若水 胡恩威

推廣中國戲曲，既要保留傳統也要創新。如何創新？傳統的學習方法要尊重重要重視，創新的創作手法也需要支持。我認為，故宮館和戲曲中心可以形成一條龍的整全協同效應。中國傳統基本上沒有把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分開。正所謂「琴棋書畫」，琴棋書畫是四個綜合類型的項目：「琴」是聲音、「棋」是智慧、「書」是文字、「畫」是視覺藝術。因此，琴棋書畫本身是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構成。

戲曲中心除了有「戲」有「曲」之外，中國傳統音樂也是香港的一個強項。香港有中樂團，也有歷史悠久的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音樂系，音樂學者人才輩出，出現很多音樂學的專家和學者，也有大量資源。這些學術資源如果透過故宮館和戲曲中心加以善用，就更有社會效應和影響力。

西九文化區目前在資源緊絀、面臨財務嚴峻的情況下，假如將故宮館和戲曲中心合併，我相信會產生很多協同效應，也能夠精簡架構。西九文化區如何能夠精簡架構？節省金錢是一個重要的課題。從整體推廣國民文化教育的角度來說，把故宮館和戲曲中心合併，更有整全性，百利而無一害。

那麼，應該怎樣做？首先是要從行政管理、節目策劃上入手，兩個館可以前後呼應，一個在廣東道旁邊、一個在西九藝術公園裏。節目策劃上，有一些項目更可以活化。除了展覽以外，也可演變成演出或研討會。展覽主題可以十分多元，如中國古代服裝與戲服展覽，或與生活音樂相關的中國傳統樂器展覽。

未來西九文化區如果要興建一個音樂廳，它可成為香港中樂團的駐場基地。世界級音樂廳都有駐場藝團。香港中樂團是一個以西方管弦樂配置中國樂器的中樂團。西九文化區已有故宮館、戲曲中心，若再結合一個以中樂團為本的音樂廳，將會成為講好中國故事、講好香港故事的發展策略平台。

## 國有祥瑞

瀋陽故宮博物院舉行「國有祥瑞 生生不息——清宮動物造型文物展」。展覽以「護佑蒼生」「寓禮於服」「鎮守殿宇」「祈福吉祥」四個單元，闡釋瀋陽故宮院藏清代宮廷動物造型文物和圖案所承載的文化內涵。

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



# 「六一七」：普通一日刻錄三世紀榮辱



文化經緯 馬浩亮

六月十七日，原是一個普通的日子。但自晚清迄今的一百多年歷史上，這卻成為一個記載了諸多屈辱而又見證無數榮光的特殊日子，貫穿了中國從積貧積弱到富強復興，跨越三個世紀的偉大歷程。

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，大公報在天津創刊，從此揭開了一段報界傳奇的序幕。創始人英欽之在發刊詞中寫道：「本報斷不敢存自是之心剛愎自用，亦不敢取流俗之悅顛倒是非，總期有益於國是民依，有裨於人心學術……以光我報章，以開我民智，以化我陋俗，而入文明。」

當時的中國，正承受列強蹂躪，幾乎慘遭豆剖瓜分、亡國滅種之厄運。一八九五年，遼甲午海戰餘威，日本強行割佔台灣島，在戰爭中「立功」的樺山資紀被任命為首任台灣總督。也正是在這一年的六月十七日，樺山在台北正式成立「台灣總督府」，舉行所謂「始政典禮」，開始對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。

東倭胃口未足，西寇黑手又來。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，八國聯軍攻陷大沽炮台，京津門戶洞開，最終首都淪陷，帝后西逃。繼《馬關條約》之後，《辛丑條約》又簽訂，喪權辱國，民不聊生。

可以說，大公報的創始先賢，從一開始，就深懷對國家落後、民眾愚昧的切膚之痛，憂心如焚，立志文章報國。此後，到吳胡張三駕馬車開啟「新記」時代，無論歷史風雲如何變幻，大公報始終秉承愛國丹心，站在國家利益與民族大義的立場，與侵華敵寇進行艱苦絕絕的不懈抗爭，對腐敗政作毫不留情的鞭撻撻伐，不遺餘力地普及科學、倡導文明、啟蒙大眾，因而贏得讀者的普遍信賴與歡迎，「擔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之聲譽」（胡適語）。

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，大公報上海版發表《新生宣言》，歡呼「解放戰爭基本上業已完成勝利，全中國業已基本上獲得解放，帝國主義的勢力就將退出中國」，正式轉變立場，宣告大公報今後「確定是屬於廣大人民的了」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奉行獨立自主的國策，擺脫了百年來仰天鼻息之境地。「六一七」這一日，也一次次被賦予了新的璀璨亮色。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，西北羅布泊大漠深處，第一顆氫彈的耀眼光芒、驚人巨響、升騰煙幕，轟動世界。中國擁有了應對核詭詐、核威脅的更強底氣，夯實了國家戰略安全的

基石。次日，大公報在頭版整版報道了這一名副其實的「爆炸新聞」。

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，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成功飛天，開啟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空間站階段的首次載人飛行任務，航天員聶海勝、劉伯明、湯洪波順利進駐天和核心艙，標誌著中國人首次進入自己的空間站。為期三個月的在軌駐留，也刷新了中國人時間最長的太空飛行紀錄。

時隔一年，大公報迎來雙子華誕。而報慶之日，亦再度成為舉國同慶之時——八萬餘噸的福建號航空母艦，昂首下水。這不僅是中國第一艘國產電磁彈射航母，也是中國乃至亞洲、東半球有史以來建造的最大噸位作戰軍艦。

巨鯨蹈海，氣貫長虹。回望一九〇〇年的「六一七」，十艘外國軍艦耀武揚威炮轟大沽炮台，北洋海軍購自德國的最大噸位巡洋艦「海容」號被擄劫。兩相對比，天翻地覆之慨慷、人間正道之滄桑，盡在其中。

從氫彈光耀大漠，到「神十二」遨遊太空，再到福建艦乘風破浪，上可九天攬月，下可五洋捉鯨，遠可震懾宵小……一個個「六一七」，如同一串記載大國崛起的特殊密碼，同時也借由大公報獨一無二的一百二十年的版面，得以真實錄錄。甲午屈辱、庚子國殤，一去不復返。百餘年崢嶸歲月，三世風雨征程，正在接續波瀾壯闊的新篇章。

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的大公報發刊詞中，英欽之在結尾一句動情地寫下大公報對國家未來的期許：「但冀風移俗易，國富民強，物無災苦，人有樂康，則於同人之志償焉，鄙人之心慰已。」

環望今日之中國，巋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，是足以慰英公之心，足以償大公諸前輩之志。



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，大公報創刊版面。資料圖片



▲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，大公報上海版發表《新生宣言》。資料圖片



▲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，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發射，開啟中國載人航天事業新征程。



▲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，福建號航空母艦成功下水。